

荡摇寇摇志

第一二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

却说祝万年与王良、火万城三枝画戟搅做一团，花荣看得亲切，对万年咽喉一箭射来。这也是祝万年名列雷宫，不容妖魔加害，早被阵上陈丽卿心明眼快，瞥然看见，即忙撒枪在地，抽弓搭箭，大叫：“对阵休使暗器！”语未绝，花荣一箭已到万年咽喉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花荣箭到，丽卿一箭也到，两箭相遇，当的一声，箭镞和箭镞射个正着，将那花荣的箭射开数丈，两枝箭都滴溜溜的斜插在衰草地上。官军一声喝采，惊得那贼军个个目瞪口呆。连花荣也吓得倒退数步。丽卿长笑一声，又是一箭，电光到处，那三枝戟上豹尾豁地分开。王良、火万城吓得汗雨通流，不敢恋战，两马飞速跑回本阵去了。祝万年精神振奋，挺戟追去。花荣插弓提枪，慌忙迎住。祝永清飞马杀出，那边欧鹏也慌忙出马。丽卿将弓插了，拾了那枝枪，正待杀出，只见万年、永清和花荣、欧鹏战得不分胜负，各自勒马回阵，两阵一齐收兵。

先说宋江回营，烦闷异常，满拟此番大胜官军一阵，便好夺望蒙山，不料希真将佐如此利害，不能取胜。想起来，不觉忧从中来，长吁短叹。众头领各无言。花荣见宋江如此，便起身对宋江道：“哥哥休要心焦，陈丽卿箭法却高，小弟倒气他不过，何不竟去下个战书，订他明日专来斗箭。先除了这人，阵上之事就容易了。”宋江依言，当夜修起一

封战书，差人往希真营里。

且说当日祝永清收兵回来，希真在山上迎接入营，安放人马。少顷，设酒叙宴，谈论本日战阵之事。万年深谢丽卿救命之恩，丽卿道：“花荣那厮端的好箭，名不虚传。此人除，将来阵上好生不便。”言未毕，忽报敌军有战书呈上。希真拆开看时，只见上写着：

“山东义士宋江致书于总管阁下：窃以两将相争，各为其主。人各有技，将各有能。贵营中陈丽卿，决拾专能，仆姑擅妙。每挟关弓之术，常图暗箭之施。但正士不尚阴谋，君子何妨争射。与其潜身以取事，不如明奏以图功。敝寨中有花荣者，艺亦成名，学能志毅。兹届两军相见，何妨一矢加遗。各尽其才，各施其技，专诚斗箭，共睹张弓。余器不列于阵前，他将不容乎助战。纵有死伤而勿论，必分胜负以收兵。肃泐奉陈，立请时日。”

希真看罢，回顾丽卿：“花荣要与你斗箭，你意何如？”丽卿听了这句话，正如天上脱落一个大宝贝来，欢喜得五脏开张，对希真连称道：“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！爹爹就批了今夜何如？”希真笑道：“无此理也。你既愿去，竟批明日。”当时将战书批了，交来差带了转去。

次日黎明，宋江部署人马，黄信、鲁达等头领，均着保守新泰。这里先调齐鸟枪兵、长枪兵、短刀兵，列为三层，派欧鹏、王良、火万城管领，都藏在阵后，只等花荣射杀了丽卿，便乘胜冲杀过去。调弓箭兵做了头阵，花荣领兵，宋江押阵先行。当时三声号炮，鼓角齐鸣，拔寨齐起，杀到望蒙山下。早有营门小校报入希真中营道：“贼兵来也。”希

真便传弓弩兵簇拥了丽卿。这里安排枪炮、剑戟、刀牌各队，埋伏阵后，等待丽卿得胜，即便冲杀。祝永清、祝万年、栾廷玉、栾廷芳、召忻、高梁随着希真齐出，只留史谷恭率领唐猛、娄熊、花貂、金庄看守山上大营。当时三声号炮，官军一齐下山，就山下一片大空地上扎了阵脚。恰好两阵对圆，各品三通画角，震天震地一声呐喊。须臾两军静荡无声，两边无数勇将俱在阵脚边远远观看，静等陈丽卿与花荣斗箭。只见贼军一边旗门开处，花荣先出。那花荣头带一顶铺霜耀日红缨凤翅金盔，身披一副榆叶钩嵌唐猊铠，腰系一条镀金狮子蛮带，前后兽面掩心，系着一条绯红团花战袍，下穿一双卷云黄皮靴，左佩一口赤钺剑，右悬一壶修干铜牙箭，手中持着一张桦皮青鹊弓，坐下一匹惯战能征大宛名马，不带别项军器，拍马直到核心，等待斗箭。这边阵上丽卿见花荣不带军器，也不带那梨花枪，只一副弓箭，放辔而出。那丽卿头戴一顶闪云凤翅金冠，身披一副连环锁子黄金甲，腰系一条镀金夔龙钩心带，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，系一条大红湖绉绣凤战裙，下穿一双盘金飞凤鞋，左佩一口青镗剑，右悬一壶雕翎狼牙箭，手中持着一张塔渊宝雕弓，坐下一匹飞电枣骝马，缓缓纵到核心。两阵上寂静无声。

那边花荣见丽卿出阵，便在马上横弓欠身道：“女将军听着，俺花荣久慕神箭，愿请赐教。”丽卿道：“既是将军先愿比箭，就请将军先射。”花荣纵马放开，厉声道：“有僭了！”言未毕，翻身开弓，飏的一箭。丽卿即忙抽箭，搭在弦上，紧对着花荣箭头，一箭射去。杀气影中，电光飞到，将那花荣的箭对头一激，两箭力不相让，箭锋错过，丽卿的箭斜向花荣一边去了，花荣的箭也斜向丽卿一边去了，

两箭都不伤人，空掷在衰草地上。两阵上都看得呆了。花荣道：“女将军且住。若照如此，只管箭镞对箭镞射过去，射到几时。须得另议章程，立分胜负。”丽卿道：“花将军意中待要怎样射法？”花荣道：“此次后，你三箭，我三箭，轮流代换。你射时，我不动手；我射时，你也不许动手。”丽卿道：“甚好，仍请将军先射。”说罢，便带转马头，泼刺刺向东而走。

花荣纵马赶上，右手放下缰绳，便去壶中拔箭。丽卿的马已驰电般去了，幸亏花荣的马还追得上。花荣在马上扣弦搭箭，暗想道：“这贱人很不易取，我须用声东击西之计。”便把那扣好的这枝箭取下，交与左手和弓一并捏了，右手便将弓虚扯一扯。丽卿听得脑后弓弦声响，急忙闪避。花荣便从他闪避这边一箭射来。丽卿闪了个空，晓得中计，便索性往闪的一边再闪过去。那枝箭恰恰的往耳边拂过了。希真在阵上替丽卿捏一把汗，宋江连称可惜。

丽卿的马已跑到围场尽处，把马一兜，霍的回转身，望西边跑来。花荣也勒转马头，就势里赶将来。地上八盏马蹄，斗风击电价奔走。丽卿识得花荣利害，十分提心。花荣因初计不成，心内已有些虚怯，抽箭在手，又生一法，想道：“我用送往迎来之计，看他何如。”即忙搭箭弦上，却将马一拍，往斜刺里便走，便把那弓拽满，却不去觑准丽卿，偏将那箭锋向丽卿马前过去少许地方一箭射去。丽卿见他马向斜刺里走，早已识得，偏却要蹈险逞奇，竟放心一马冲去。那枝箭已横飞的到了胸前，丽卿只把身子往后一仰，顺使用手将那枝箭杆一扑，那枝箭远远的跌落在地下了。宋江及众贼将都大吃一惊，希真及诸将都同声称奇。

花荣心中十分焦躁。丽卿见花荣如此利害，因想：“再闪了他一箭，须要让我射了，好歹要结果了他。”只见那马跑到西边尽头，忽地又回转身来。花荣见丽卿转马，猛想得一个移远就近之计，便将自己的马立住了，将箭藏在身后，只等丽卿的马迎过来，霍地翻身，飏的一箭，向丽卿劈面射去。丽卿不慌不忙，张开樱口，将那箭头轻轻的衔住，面不改色。花荣及两阵上的人一齐失惊，一片骇声不绝。

丽卿见花荣失惊，即将花荣的箭搭在弦上，飏的射来。花荣急忙闪过。这箭出人意外，若非花荣急避得快，当下便已断送性命。当时花荣闪避了这箭，拍马便走。丽卿的马奔雷掣电价追上，第二枝箭已发。花荣不及提防，箭锋已到后颈，花荣急闪，那枝箭已从头颈边贴肉的刮过，花荣惊出一身大汗。背后弓弦又响，花荣急扭过身子，把手中的弓忙去一隔。丽卿第三枝箭早到，只听泼刺一声，花荣的弓干已被那箭劈碎。这是丽卿的连珠箭法，神化无比，精妙绝伦。花荣看得目瞪口呆。丽卿高叫道：“花将军，且请回阵换弓，再来比较！”花荣更不答话，拍马回阵去了。丽卿也放马归到本阵。希真、永清迎接丽卿入阵，都咋舌称险。丽卿道：“爹爹休慌。只是花荣这厮好生了得，他头一箭险些着他的手。”希真道：“你此时劈碎了他弓干，已算得胜。我看斗箭一事就此停止，速将阵后鸟枪兵放出，乘其不备，掩杀过去，倒好得个大胜。”丽卿道：“不可。孩儿已约他再来比箭，岂可失信。”永清道：“兵不厌诈，但能得胜，失信何妨。”丽卿道：“我也不但为此，这人不除，终是大患。今日好歹要射杀了他，以便日后阵上放心。”希真拗他不过，只得依了。丽卿在阵中少息，等待出阵。

那边花荣回阵，宋江迎入，只是摇头咋舌。花荣下了马，略坐坐定了神。宋江口里不说，心中踌躇，想：“此番若再教花荣出去，深恐万一失手，又送一个兄弟；若不再出，又实实气他不过。”只见花荣开言道：“这陈丽卿果然利害，待小弟略歇歇力，定要去除了他。一来为兄长去一大患，二来小弟方才折弓之耻也须泄忿。”

宋江未及回言，只听得对阵起鼓，丽卿已出。花荣急忙换张新弓，又添了几枝好箭，飞身上马，纵出阵前。两人相见，更不答话，开弓便射。但见两骑奔轶，一似飞电相追；两箭往来，一似流星相逐。各逞本领，各显神奇，足足的放了七八枝箭，你来我闪，我去你逃，两边各无伤损。丽卿心下焦急起来，因想：“此番若不射他的马，断难济事。”此时花荣马在前奔，丽卿马在后追。当时搭箭弦上，拽满雕弓，眼睁睁觑定花荣坐马后跨，一箭射去。花荣回头看时，只见那枝箭向着下三股风也似的追来，便识得是射马，即忙把缰绳一偏，那马霍地一跳，那箭从马腹下过去了。花荣大怒，便也飏的一箭，向丽卿马头对得准准地射来。那匹飞电枣骝马，见有箭来，不待人去照应，急窜向斜刺里去，那箭却射到空处去了。丽卿大怒，一箭往马左射去，花荣急忙避得；一箭又从马右射去，两箭幸而都射不着。花荣心里惶急起来，暗想：“这番认不得真了，不如乘他射马之时，他正全神照顾下面，我却出其不意，射他头盔，不管他死伤何如，我便算得胜回营。”算计已定。谁知丽卿心中也生算计，一心要借射马作样，略放高些射他的肚皮。正是人各有心，各不相知。

此刻两阵上的主帅将官兵卒，都静悄悄的提心观看。只

见两弓齐开，两箭齐发，花荣的箭略早些儿，一箭过去，丽卿头盔飞去。希真阵上一齐大惊。花荣大喜，蓦地里一声狂叫，一箭中腹，仰后而倒。宋江大惊退后，希真挥军杀上。丽卿得意已极，插弓在袋，挽了头发，抽剑当先，杀入贼军。贼军见花荣阵亡，个个心胆碎裂，那敢迎敌。希真、永清已统领大军，枪炮夹着箭矢，潮涌般杀上来。宋江又气又惊，神识已昏。欧鹏、王良、火万城只得紧紧保着宋江奔逃，那有余神约束全军。只见官军个个精神奋发，大呼掩杀，贼兵早已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黄信在新泰城内，闻报大惊，即忙领兵出城接应宋江。宋江、欧鹏、王良、火万城纷纷随着黄信逃入城中。官兵已到城下，贼军把城门急闭。官军乘势攻城，幸喜城上早有准备，攻了半日不下。希真传令收兵，就把新泰城团团围定，四周扎下了营寨。

天色已晚，希真传令各营，开筵畅饮。酒席之间，众人赞扬丽卿，声不绝口。丽卿摇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只好算个侥幸。其实那花荣端的好箭，当今之世，只怕再要第二个花荣断没有了。想今番也是他命该绝，不然，这箭有何难避。”希真、永清都道：“花荣真个利害，今番除灭了他，我们真大放了心。”大众各各欢喜，酣饮尽欢而散，准拟次日攻城。

且说宋江逃入城中，急得神昏气败。黄信代他料理登城守备之事。宋江半晌神定，想到花荣阵亡，兵马大败，官军逼临城下，事势危急万分，真是无法可施，不觉放声大哭道：“天绝我也！”众人急前解劝。宋江收泪痴坐，浩然长叹道：“花兄弟与我患难至交，不料今日和他分手了。”不觉大哭。众人又慰劝了一番，宋江方问起守城之策。黄信答

道：“方才敌人逼攻城下，小弟和众人协守，挡御一阵，此刻已退去了。现在已探得，他已沿城筑营，竟把我们团团围住。”宋江听了，接连顿足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。我这新泰城内，虽然钱粮充足，器械完备，只是被他久围不解，终于难支。况且此刻泰安，莱芜两处，也被官兵大队扼住，不能来救。望蒙山又被希真夺去，他若从望蒙山窥探我城中虚实，最为便捷。我却如何守得？”众人皆相向无言。宋江叹道：“使吴军师在此，我何至于此，徐官儿真害杀我也！”当晚无话。

次早黎明，忽报陈希真兵马攻城。宋江急忙与众将登城守备，只见官军数万蜂拥而来。丽卿当先一马飞出，见宋江在城上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瞎强盗，我教你不要夸口，今日何如又是一员上将决送了？”气得宋江暴跳如雷，便要开城决一死战。忽想前日为不忍一时之忿，失将亡帅，今日锐气新挫，未可轻出，只得将那股气捺了一捺，捺下去了，便当心守城。

希真见宋江此番激他不动，只得传令硬攻一番，但见城上城下枪炮之声，乒乒乓乓，震天动地。这边希真攻法十分勇猛，那边宋江守法亦十分严密。攻了一日，不分胜负，只得收兵回营。希真道：“攻城原无猝拔之理，只有将兵马分为数队，轮替攻打，昼夜不息，方可集事。”永清道：“正是。只是我早上教史谷恭在望蒙山探看城中虚实，为何此刻还不来回报？”说未了，忽报史谷恭差人来报知城中之事。希真即叫传来人进来。来人将城中情形，细细的禀述了一番。希真道：“据此说，这城倒一时难破，如何是好？”那来差献上一封小禀，希真拆开看时，乃是史谷恭拟一攻城之

策，希真点头称是。次日，希真依了史谷恭之计，点兵攻城，攻了一日，只是不动。当晚，永清想了一法，第三日又去攻城，仍然不下。话休絮烦，那希真、永清督令官兵，接连攻新泰城，攻了十余日，那城楼雉堞，虽然也攻坏了数处，宋江坚守得法，随坏随补，终是无隙可乘。希真、永清日日登望蒙山窥探城中，有时就在望蒙山与史谷恭商量计策。

这日，希真正在望蒙山，忽报江南云龙公子同刘慧娘到来，前来请见。希真讶然道：“这事奇了！云统制丁艰回籍，久已挈眷同行，今日何以复来此地？”急请入见。云龙、慧娘都上前请了安，希真道了契阔。二人又与永清、丽卿等相见了，让了坐。希真问道：“贤梁孟随同尊人回籍已久，此际何来？”云龙道：“父亲回家不多几日，正在料理祖公窀穸之事，特奉圣谕，因山东正在整饬戎行之际，不可疏忽，即着父亲夺情办事，仍回原职。因此，父亲赶办葬事已毕，随即起行。先令小侄奉母率眷，先行抵署。因闻大军在此，特来进谒。”希真道：“原来是尊大人奉旨复任，这于梁山事宜，大有裨益。二位此来，亦是奇遇。”便吩咐备酒，就在山上摆开筵席，与云龙夫妻接风。席间云龙、慧娘问起破贼之事，希真从汶河渡鏖战之事，逐节说了，说到活擒李逵，二人俱啧啧称奇；说到箭射花荣，二人俱深深佩服丽卿。渐渐说到目下攻围新泰已有十余日，总不能破，慧娘回眸一望，便对希真道：“这山下望城中，历历分明，形势为我所据，理宜即速可破。”希真道：“就是这城中钱粮充足，器械俱备，无从设法。”永清道：“秀妹慧眼，想必分外看得分明。今日既已来此，合是天赐其便，何不就请贤妹

探看一遭，或有破绽可寻。”慧娘欣然首肯。当时席间，希真、永清、丽卿、云龙、慧娘等人，各各细叙些别况。

酒阑席散，日方过午，慧娘一时高兴起来，便道：“趁今日天色未晚，甥女就去探望一遭。”希真、永清皆喜。当时希真、永清、丽卿、云龙、慧娘五骑马同出营前，望下去，只见新泰城雉堞圈围，鳞居比列。云龙道：“贼中莫说无人，这点碟子小的城池，却这般守御得法。”丽卿道：“可惜没有这样长的火箭，不然放火烧了他。”慧娘一听丽卿的话，猛回头看一看，那营前这枝旗竿横影在地，欣然得计，便吩咐随从人去行李内取那算筹、标杆、象限仪三件家伙来。随从人应了去。慧娘忽走近旗杆前，细细将那影看了又看，又向城中一望，皱眉道：“这座山恐防用不得。”踌躇了一回，又纵目四望，忽见东边一座高峰，慧娘指着问希真道：“这座峰头是何名字？”希真道：“叫做东高峰。就同这山相连的。”慧娘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且往那里去看看来。”当时等带了算筹等三件家伙，便一同到了东高峰。慧娘拣了一片平地，立起标竿，量了日影，布了象仪。向城中一望，布开算筹一算，又将象仪向影上一量，口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山在城的正东偏南十五度，正是乙山辛向，一定好用了。且待算这山的高低，并离城的远远看。”当时又竖起标竿，挂起象仪，测望一回，布了算筹，道：“这山原来高七里，离城中十二里。”又算了一回，便笑着对希真道：“姨夫快去安排人马，来日巳初三刻，此城立破矣！”四人一齐惊喜，希真、永清忙问其故，慧娘道：“回营去再说。”

当时五人一齐回营，进帐坐地，慧娘道：“那年公公收降白瓦尔罕之时，甥女得其火镜之法，能引太阳真火于十数

里外，射入贼营烧毁诸物。方才甥女听卿姊说想放火箭，因此募想到此法。但此法须山之高低远近方向，与太阳地平经纬，一一符合，方可应用。甥女见这望蒙山在新泰之南，太阳到南方，总是午正前后，其影最高，这山不见得高，所以不合用。那东高峰一处，说也奇极，竟是天生成烧这新泰城的。缘此地北级距天顶五十四度，此时在白露节后，太阳距北极八十四度。甥女算定明日巳初三刻，太阳地平经度系正东偏南十五度有零，却好这东高峰向城中是乙山辛向，也是正东偏南十五度有零，与太阳地平经度符合。至于太阳地平纬度，系高三十度稍强，却好这山高七里，离城中十二里，用切线法取之，也是高三十度稍强，与太阳纬度符合。到了这时刻，只须在这峰头安施火镜，那太阳真火便直射城中。更有巧极妙极者，甥女算其火光所射之地，正是粮草房；稍移一度，便是火药局。城中无故火药自炸，粮草自烧，贼军必然惊乱。乘其惊乱，一攻而破矣。”

希真大喜，便请云龙、慧娘少留一日。当夜升帐，分派将官兵马：祝永清、祝万年领六千人马攻北门；栾廷玉、栾廷芳领六千人马攻南门；召忻、高梁领六千人马攻西门；主帅亲带陈丽卿、娄熊、花貂、金庄领八千人马攻东门。查得新泰西北有清江渡一区，宋江如失城逃出，必奔泰安，此路必经之所，便派真祥麟、范成龙、唐猛领兵四千名前往埋伏；又派史谷恭前去司掌瞭望信号之事。其余老弱带伤之兵，均着看守望蒙山，即请云龙督领，并护从刘慧娘在东高峰上审候时刻，安置火镜。分派已定，众将纷纷领令而去。个个磨拳擦掌，只等明日巳初三刻，便要一齐动手。

且说宋江在新泰城中，日日提心守御，真是目不交睫，

衣不解带。所幸城中钱粮器械，通盘计算，还可支持一年，略为放心。不料这一日宋江正在东门，看见希真全队人马早已围住各门。宋江全神照应外面，忽城中叠次报来，粮草房无故火发。宋江急回头一看，其时天高日晶，万里无云，诸物风燥，只见粮草房中烟焰障天，烈火横飞。宋江大惊，急令黄信镇守东门，弹压军心，休得惊乱，自己急忙下城，方要查问何人失火，忽见前面震天动地的一个冲天霹雳，房舍屋宇，砖瓦椽木，尽行腾空拔起，黑焰障天，乃是火药局内数万斤火药无故崩炸。城内大惊大乱，人声鼎沸，只听得乱哄哄讲话，有人亲眼看见天上射落一团大火，以致火发。

宋江惊得不知所为，四门官军早已呐喊登城。鲁达、李俊、王良、火万城率领八百名锐骑，保着宋江，冲突北门而出。正遇着祝氏弟兄率众攻城，鲁达手提禅杖，大吼一声，当先冲出。李俊保了宋江，紧紧跟了鲁达先走。永清、万年两骑已拦腰遮来，把王良、火万城截留城中。万年挺戟邀斗王良、火万城，永清飞也似追宋江去了。万年与王良、火万城奋勇厮斗，正在胜负难分，永清因斗不过鲁达，便撇了宋江转来助万年力战。王良正在舍命苦斗，不防永清一骑冲到，王良急忙招架，永清已一戟刺入左肋，往外一摆，死于马下。火万城大惊，急忙与万年虚架一戟，勒马向人丛中便走。万年骤马追去，对后心一戟，早已了账。永清、万年各取了首级，领兵进城去了。

那南门欧鹏闻城中沸乱，大吃一惊，正欲差人查问，只见栾廷玉、栾廷芳已率众登城。霎时官兵布满城上，见有贼兵，即便砍杀。欧鹏知不是头，欲待逃去，早被廷芳邀住。欧鹏只得转身厮斗，不防廷玉已杀到背后，一枪刺入左腿，

欧鹏扑翻于地，众兵急前捆住。廷玉、廷芳便押了欧鹏，领兵进城去了。

那西门穆洪见城中火发，急差人往探宋江，已无消息，召忻、高梁已领兵直到城下。穆洪急忙下城，开城冲出。召忻提锐拦住穆洪便斗。斗不数合，穆洪早已手软。高梁骤马追来，穆洪急忙招架。早被高梁看出破绽，便将右手的刀挂了，就势卖进，轻舒玉臂，将穆洪摘离雕鞍，生擒过来，掷于地上，众兵急前捆住。贼兵早已杀尽，召忻、高梁便押了穆洪领兵进城去了。

那东门黄信奉宋江命，弹压军心。宋江去后，贼中愈乱，军心愈惊，陈丽卿已当先抢入城上，娄熊、花貂、金庄一齐随后杀上。黄信不及招呼宋江，急忙逃入城下。花豹、金庄便统兵在城上杀贼，丽卿、娄熊追黄信下城。黄信迎住丽卿巷战。战不到十合，丽卿一枪杆敲黄信落马，娄熊急前缚了黄信。丽卿便开门迎接希真，与花貂、金庄一同领兵进城去了。

再说鲁达、李俊保着宋江，从北门逃出重围，一路马不停蹄，约计走了一个时辰，却逃到清江渡。正欲奔到渡口，觅船过渡，谁知早被史谷恭在高阜处看见，便燃起一个号炮。真祥麟从左边林子杀出，范成龙从右边林子杀出，大喝：“瞎贼休走！咱们等候已久。”宋江惊得魂飞魄散，鲁达、李俊急忙迎敌，不防唐猛已从背后杀来。鲁达因保宋江要紧，无心恋战，抡起禅杖，在重围中冲出一条路，带着宋江，一溜烟向小路走了。李俊失了宋江，又与三勇将相遇，如何抵敌得住，只得卖个破绽，抽身跳出圈子，一口气奔向清江渡，正要赴水逃命。唐猛脚步如飞，早已赶在他前路，

当面拦住，背后真祥麟、范成龙两骑亦到。三人攥住李俊，不由分说，把李俊横拖倒拽的捆捉了来，与史谷恭一同收兵，回转新泰城来了。

希真已在城中收合各路兵马，救灭了余火，计杀伤贼兵二万余人，生擒贼目四员，并贼兵五千余人，收复了新泰。希真便出榜安民，一面差人到望蒙山迎接云龙、慧娘入城，深谢慧娘助计破城，设筵庆贺。当日将李俊、穆洪、黄信、欧鹏四人钉入囚车，派随营干员解往沂州府，监内收禁了。随将收复新泰事具折奏闻，一面申报都省。希真在城中妥办善后诸务。不日云天彪到来，闻知希真已收复了新泰，甚喜，便入城道贺。希真邀留叙宴，谈些事务。天彪因王事紧急，不敢稽留，便别了希真，带领云龙、慧娘及各眷属，赴青州去了。希真住在新泰，不多几日，都省已委员弁下来。希真交清了事务，率领诸将官军回景阳镇去，命真祥麟、范成龙仍回兖州镇去，召忻、高梁也领兵回蒙阴，静候朝廷明降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宋江仗着鲁达保护，逃回泰安，想起失了新泰，送了许多兄弟，内中死的且自丢开，只有几个活的现在牢里受苦，又不能兴兵去劫牢救他们，真是束手无策。想到这里，心内好不凄惶。歇了数日，方才将新泰失守之事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差人回梁山报知吴用，并动问近日徐槐情形何如。只因这一问，有分教：外患方兴，内忧复发，好一似雪上加霜；人谋已竭，天意难回，真个是水中捉月。毕竟梁山消息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六回 凌振舍身轰郟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

却说宋江差人赍书回梁山，报知新泰失陷之信，并问近日吴用与徐槐相持情形何如。看官，徐槐破梁山头关，吴用力守二关，是上年三月间的事。到得本年八月，相持已一年有余，中间你攻我守，我攻你守，想已不止数十次了，断非一句二句说话交代得清楚的，须细细的数说与众位听。

且说徐槐自闻知张叔夜大军移征方腊，这里梁山之事，竟独委于徐槐一人。徐槐大为踌躇，当时召集韦扬隐、李宗汤商议，当时议将梁山紧紧围住，毫不放松，统俟张公凯旋之日协征梁山，或俟云陈协力来助等语。徐槐依议，便派拨兵马将梁山团团围住，声息不通，四面扎营立寨，严紧管束。

这是上年七八月的话，到了九月，吴用闻知叔夜移征方腊之信，心中略安，怎奈徐槐只是不退。吴用因差数十名精细喽啰，偷出左关，放火烧徐槐的右军左营。天色风燥，芦苇齐着，右军果然惊乱，吴用派万余名锐骑，开左关冲杀出去。徐槐闻变，便差颜树德领兵去救，与贼军厮杀一阵，官军虽有些伤损，贼军亦毫无便宜，右军依旧围住了左关。吴用设计坚守，到了寒冬，朔风凛冽。这日忽降大雪，严寒大甚，两边各开兵不得，静守壁垒。吴用忽心生一计，派精兵潜出右关偷劫左军，果然人不知鬼不觉，直到官军营前，播

鼓呐喊，杀入营中。官兵慌忙迎敌，两下混杀一阵。不防营前伏兵齐发，将贼兵围住。幸系吴用接应兵到，救出重围，收兵而返。左军依旧镇住了右关。吴用两番苦心用计，不能解围，真是急迫之至。众头领亦无法如何。

及至次年春暖，徐槐整顿戈甲，鼓励兵将，直攻二关。这番不比从前，端的十分勇锐。吴用率众尽力守御，徐槐只是昼夜不息的攻打，只见关门左隅，渐渐将倒，吴用忙催众人在里面补筑城墙，并工赶筑，一日而就。外面的墙已坍塌了，幸喜里面一层挡住。徐槐策众又攻，不数日里面这层又要攻破，吴用又催众在里面补筑。筑一层，打透一层，直打到第七层。徐槐见吴用如此防御严密，只得收兵少息，当时退保头关去了。吴用怒气不平，率众直攻头关。徐槐守住头关，枪炮矢石，密麻也似堵御。原来徐槐的粮草器械，自有都省及曹州府下官府，周流不绝的解送前来，所以不忧匮乏，足够备御。当时吴用攻头关，徐槐守头关，又是一月有余，已是四月天气，吴用无可奈何，只得退去。谁知吴用一退，徐槐随即进攻二关。自夏历秋，彼来此往，竟无休息。

这日，徐槐攻关正在紧急，吴用百计防御，真是心血费尽，忽接宋江报失新泰之信。吴用大吃一惊，跌倒于地。众人急前唤醒，吴用长叹一声道：“天之亡我，不可为也。”众兄弟都相向无言。吴用定神半晌，传令二关严紧把守，这里以心问心，足想了一个时辰。初意欲教宋江弃了泰安、莱芜，收集两处兵马，速回本寨，协力相助，退这徐槐；继想此刻还亏得泰安等处拒住云陈，若收兵而回，云陈二处必随迹协攻山寨矣，便写起一封书信，着原差赍回泰安，呈与宋江。书内言“新泰既失，莱芜万不可疏虞，须要小心防守”